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八十二

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十一 史部

晉書卷八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内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

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魏吴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

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叅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

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晩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

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逆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輙著白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歴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
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内而行成於外積善
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
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

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
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
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
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
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
亦驥之乘希顔之徒亦顔之倫也又曰契而舍之朽木
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

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専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

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

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

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祀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無聞易稱自强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

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蒲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

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寛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

肯遵修加以王塗末吏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

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兹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

於抽引苟其可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為暴衛霍長驅

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

復加戮夔龍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

況臣得廁廟堂之末忝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

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

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徧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

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叅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叅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内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

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溫得盛殘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
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
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
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
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
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
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

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歳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

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平杜

殁有功賜爵關内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録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宏基也宜備史官勑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寳於是始領國史以

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

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實既博採異同遂混虚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葢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

猶尙若兹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畧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

來好事之士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實又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

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内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滞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

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

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前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

言答溫答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户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

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别駕以坐越舅右屬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抜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

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儀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

期後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强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

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
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餘情三十餘年
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
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
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
曰或問魏武帝功葢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

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絶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乖間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羇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

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
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
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
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
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
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
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

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没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絶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

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
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仗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
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
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
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
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
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

懷王劉氏乘㢢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心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録衆之所與

不資於燕噲之授不頼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

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

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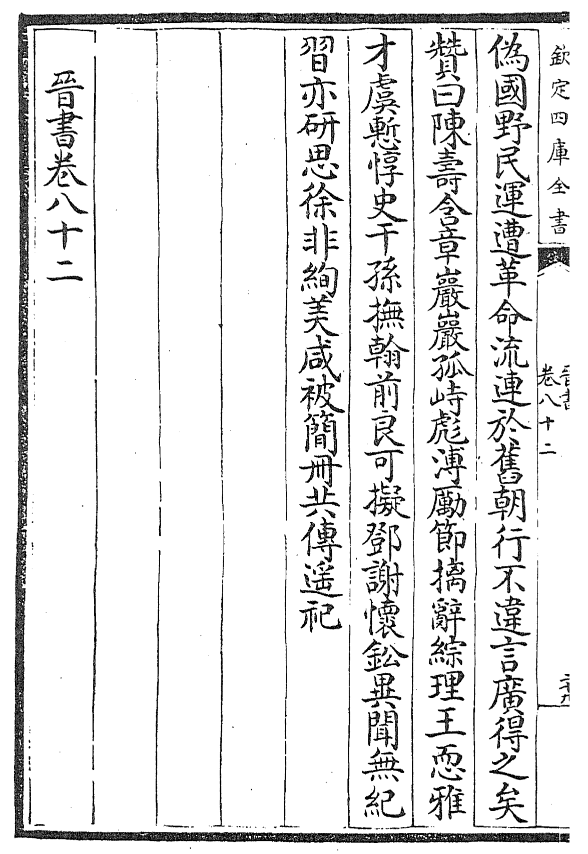
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兖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内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

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為疇古臣等忝詳宜勑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勑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毋小過也廣收淚

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容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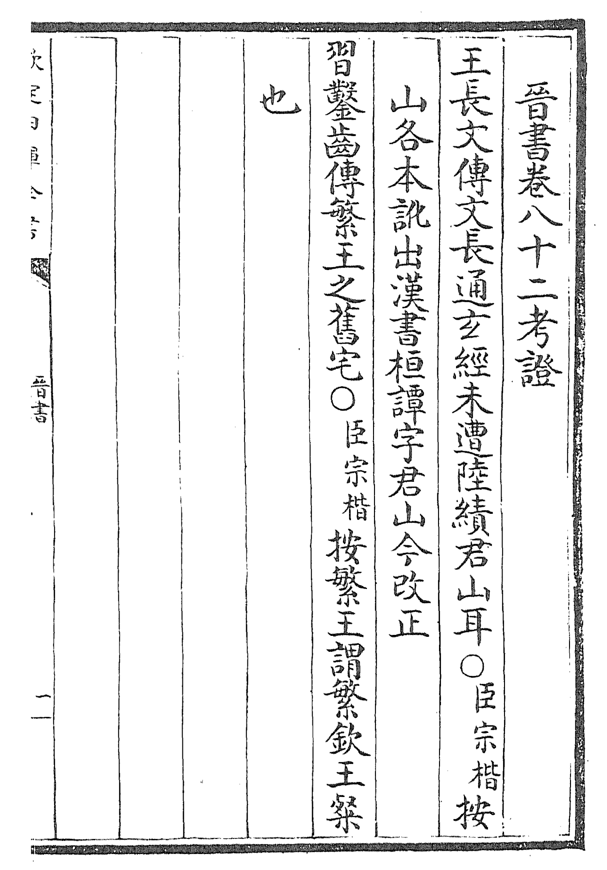
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眉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鑿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



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摛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慙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鈆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遥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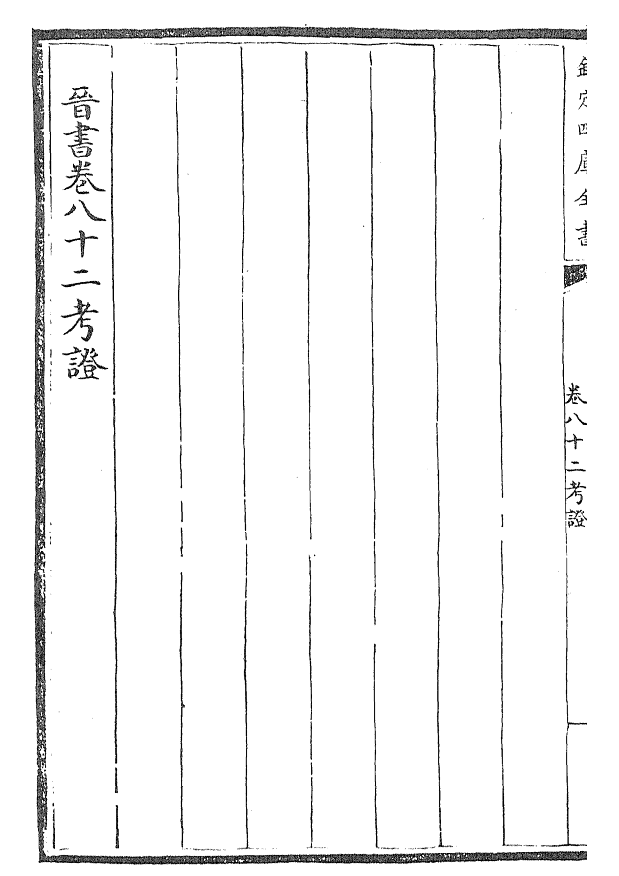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二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長文傳文長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臣宗楷按山各本訛出漢書桓譚字君山今改正

習鑿齒傳繁王之舊宅○臣宗楷按繁王謂繁欽王粲也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晉書卷八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

令聞為州别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

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
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
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
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
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
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
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别駕所歷皆著稱
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

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傳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

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從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勑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書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

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輙號陶慟絶謂所親曰古人或
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
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
萬分秖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
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
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貫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
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
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

閡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
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
姦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
猾輙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戍不由都督按尚蒙
親賢之舉苟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
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
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
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

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

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湛弟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涣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吕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

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子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從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

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

江外謚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
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
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
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
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禄大夫謚曰恭
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為司馬除

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裔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裔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

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顧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為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温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

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
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
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
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
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
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
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
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

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

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三絶時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為呂令復相繼為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玄光禄勲沖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

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説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祁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

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

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内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為流俗所重時謝混為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雋離羣頗騫者翦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為僕射左光禄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才為劉裕所知後為太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逌 從弟灌 子績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

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治中轉別駕遷兵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迺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遷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迺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宏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

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
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
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亨以
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
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
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
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
荒蕪舉江左之眾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

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旣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覲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

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林將用寶器逌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

昔康皇后玄宫始用寶劒金舄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説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

汾陰在於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

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

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閡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

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羣父曹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逌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

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為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睦故謝安

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

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
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
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
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
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
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荆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别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脩與吴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脩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輙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脩為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脩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

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循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循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宏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啟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循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脩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脩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脩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

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内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為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

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
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
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
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
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
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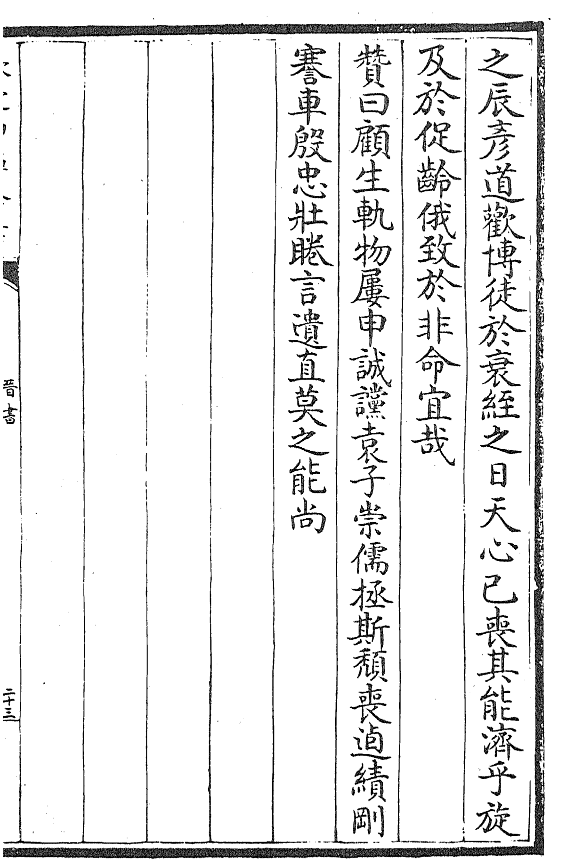
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

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
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
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
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
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
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
親賢之寄然其禀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
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宏量且幹

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令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内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顔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

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黄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鯁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彦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於軒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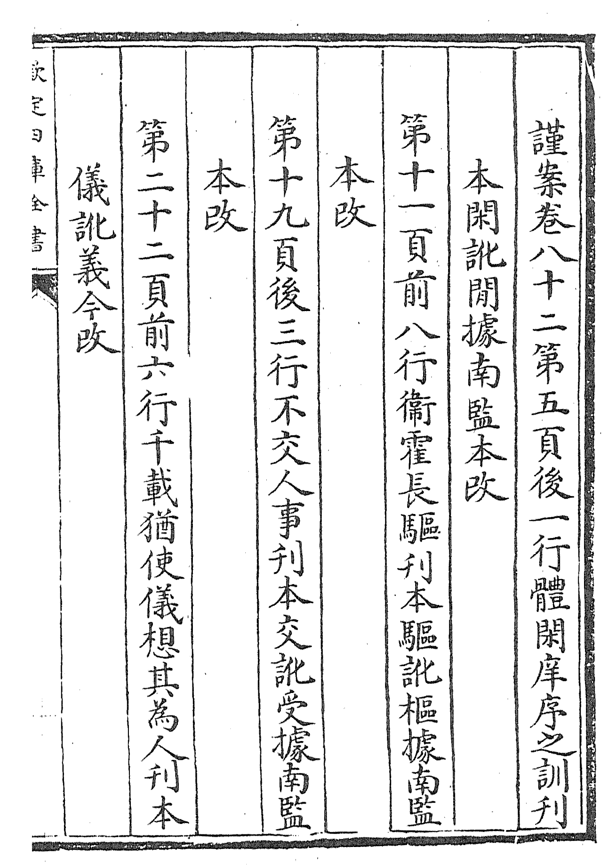

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

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頹喪逌績剛

謇車殷忠壯睠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



謹案卷八十二第五頁後一行體閑庠序之訓刊本閑訛閒據南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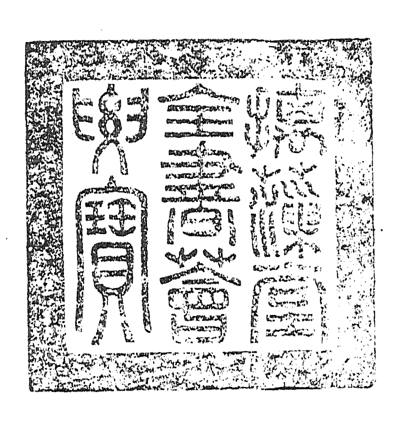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八行衞霍長驅刊本驅訛樞據南監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不交人事刊本交訛受據南監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六行千載猶使儀想其為人刊本儀訛義今改

卷八十三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殷顗刋本顗訛覬

據本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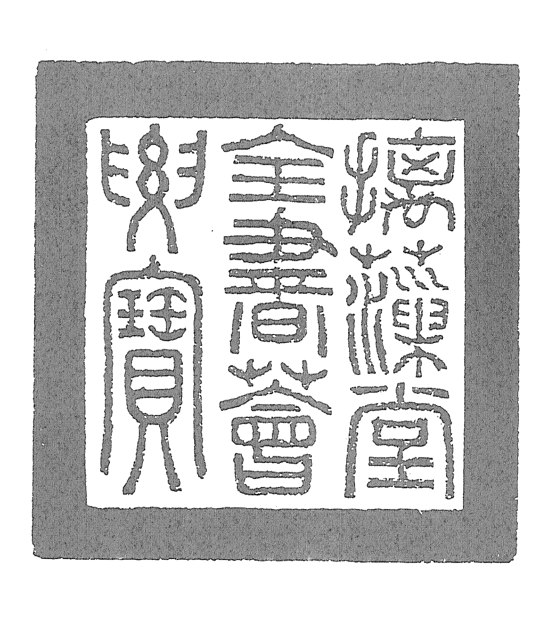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